

◇金洲风光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,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,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金洲是清秀的,孤立世外的,也是断裂和世俗的。虽说我爱家乡,但金洲在我眼里其实就是个水泊梁山,有五味杂陈的感觉。

到三年级,我要顺圩堤走三四里,到村小上学。那是一段难走的路,天热时满地是厚厚的灰,烫得脚一跳一跳的,天雨时都是泥,有时靴子插进去,都拔不出来。这还不叫难,难的是一路受欺负,沿途的那些大孩子,待你到家门口,就呼狗咬你,有时拦着不给走,要是瞪眼了,就给一个耳光。那不是抢劫,而纯粹是恶作剧,但我们小,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那时结婚的习俗是,陪嫁的柜子、箱子和棉被要抬着走,叫六抬或八抬,有展示风光的意思。每当迎亲队伍经过门口,大人就鼓动孩子拦住,不散糖果,就不给走,给少了就扔土坷砸人。孩子的手没轻重,砸得那些迎亲的人龇牙咧嘴,也不敢吭声。结婚是要讨喜气的,不能坏了大事。

长大后我看《水浒传》。李鬼说,此路是我开,此树是我栽,要想从此过,留下买路财。不禁失笑,那其实是说金洲的孩子,也是金洲的大人。

节气不仅是节气,也是人事吧——譬如寒露。

旧历八月二十四交寒露,是日主晴,谚云:“烧干柴,吃白米。”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说过,但那时不知其意。某日午后,坐窗下读闲书,有“八月二十四为稻生日,忌雨,雨则茎多腐”句,恍然回过味来,合书释怀,方知稻也有过生日一说。

夜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,梦到驾雾冲老宅前面的水田里,一夜之间被谁造了很多现代建筑,建筑物的下面挖了很深的池塘,从陈家老屋一直到鱼花厂,长满了比人还高的荒草。醒来后,倚床恍惚了很久,心疼那些被抛荒的农田——从前那里一到寒露后,可是一派打稻机轰隆、晚稻飘香的热闹景象。

许是上年岁的缘故,近些年来,我有些患得患失:看到农田减少,就担心将来没粮食吃;看到世界不安宁,就害怕打仗……有一天,我郑重提醒母亲,家里的稻子一定不要再卖掉,要留着自己吃,被弟妹一顿讥笑,我只好自嘲杞人忧天了。当初那个规定稻生日的

《菩萨蛮》为双调小令,以五七言组成,共44字。用韵两句一换,凡四易韵,也即前后片各两仄韵、两平韵,平仄递转,以繁音促节表现深沉起伏之情,历来名作极多,如唐李白的《菩萨蛮·平林漠漠烟如织》、温庭筠的《菩萨蛮·小山重叠金明灭》等。我也曾填有多阕《菩萨蛮》,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下面这首:“依依底事频回首,当时江月明如昼。春水碧无情,阳关几日程。秋风多瘦骨,羁旅悲华发。夜雨一灯青,流年侧耳听。”

在唐五代及北宋时,人们惯以《菩萨蛮》写儿女柔情。如韦庄的这首:“人人尽说江南好,游人只合江南老。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。垆边人似月,皓腕凝霜雪。未老莫还乡,还乡须断肠。”情致缠绵,语言浅显,写得声色交融,意境宛然,既表现了词人对江南风光之美和人物之美的依恋之情,也抒发了羁縻难归的愁苦之感。词中“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”两句,真是“自然而然”,过渡自然,取景自然,浩浩春水比于苍天,画船偃卧,听雨入眠,何其美好。而“垆边人似月,皓腕

断 裂

金洲的大人头难剃也是出名的,屋界,鸡鸭,一锹土,一根柴,一句话,都可以吵,甚至大打出手。隔壁老钱的老婆,每到年初一,就端一板凳坐在菜园里,将一年来自以为被欺负的历史,比如谁家的猪进了她的菜园,一五一十、添油加醋地抖出来,然后指桑骂槐地说,把猪卖了买药吃。大新年里要噤口,讨吉利,每到这时候,我妈就急得乱跳,说,这老钱老婆怎么这样乱编呢?急不过了,就赶过去狠狠对骂一顿。

我有个喊大姨的女人嫁在洲头,为邻家胡来玉娶亲,嘲笑女方说,人不像个人,还穿灯草绒,鸡不像个鸡,还穿毛哗叽。被胡知道,打上门来,吃了不少亏,她小叔子实在气不过,顺手拿菜刀劈过去,竟将那男人劈伤致死,被判了死缓,最后家也被胡家来人给毁了,只好搬回山区生活。

这种冲突和撕裂,我后来思考,都是水惹的祸。水来了,不能抗拒,只有拉帮结派才能活下去,于是就有了梁

山的江湖气和流氓气。水去了,边界露出来,你塘里的鱼也可能是我家的,闹不好就靠拳头说话。水来水去,家无恒产,人就没了恒心,破罐子破摔,攻击性和破坏力也大。这不仅是金洲,这几乎是所有洲区人的状态。

论辈分,我喊王金为小舅,但其实彼此不尿。王金小我两岁,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,他最小,也最任性横强,在村里是出名的了。

我十岁那年,有次在生产队栽山芋秧,大弟跟王金发生冲突,打了起来,王金当时才八岁,就直接拿剪刀捅了大弟几下。大人拉开后,我找不到机会揍他。终于有一次,我看他一个人在江里学划水,就“刷”地冲过去,一把将他拖进深水,逮着头发就往水里摁,差一点把他呛死。王金的二姐知道事情原委,就骂他是水花子鬼,砍头的鬼。王金回家,拖一把斧头,把家里所有的箱子和衣服都砍坏了。

这些都是四五十年前的事,那是农耕加江湖时代,后来换成市场加法制时代,人们也懂得相让了,在慢慢进步。日子好过了,谁为这点芝麻绿豆的事情发火或者动手呢?

钻。那时已经责任田到户,她其实不必再裹脚,但印象中,她仍然坚持天天缠足,我后来想,她们那一代人,不仅脚被缠了,脑大约也被牢牢缠住了。

但你见过最美的小脚吗?我见过:“面色如建兰初开,楚楚文弱,纤趾一牙,如出水红菱”——纤细的小脚像月牙,如同刚出水的红菱。张岱真大方,舍得把这么雅致的文字送给前朝的一个小脚女人王月生。王后来的命运非常凄惨,曾经是江淮名妓,多少富商大佬用尽手段也难求一见,却赶上了明末社会动荡,只落得被砍头的结局。

《陶庵梦忆》成书于明亡之后,作为前朝遗民,张岱说自己国破家亡,无所归宿,披头散发进入深山,变成可怕的野人,连亲戚朋友见了,都不敢与他接触,只愕然地望着他。在这样情形下,他用如此美的文字,来刻画前朝的一个妓女,其心里的亡国之思让我至今还忍不住为他叹息。

默然之间,忽而已过了五十多个寒露了,寒露秋晚,我亦晚秋矣。癸卯年的寒露起于稻生日,终于重阳节,篇幅所限,重阳节就留待以后再写吧。

来。人言头上发,总向愁中白。拍手笑沙鸥,一身都是愁。”尤其下片,由眺望青山有如万马奔腾,近在咫尺,却为弥漫烟雨所阻,踟蹰不前之怅惘,陡转为揶揄沙鸥之诙谐:人们总说头上的白发,都从忧愁苦闷中得来,那水上通体雪白的沙鸥,岂不是浑身皆愁?设喻巧妙,想象奇特,虽着笔轻快,造句达观,更兼拍手笑之,貌似洒脱,实则笑中带泪。而以笑语极言愁情,正是稼轩笔法,所谓“而今识尽愁滋味,欲说还休。欲说还休,却道天凉好个秋”是也。

《菩萨蛮》如此之富有风情风色、风姿风韵,以致不才如我,不仅曾将其用来咏物,比如曾填有阕《菩萨蛮·鸚鵡》:“从知舌巧诚非计,逢迎苟活人间世。不外稻粱谋,雕笼春复秋。可怜仍鸟语,拾慧哀如许。鹰翅想形容,云程歆羨空。”还曾以《菩萨蛮》为题,写过首新诗:“桂花的馥郁芳香一如菩萨的丰润脸颊/温柔地贴了过来,让我泪落//菩萨,你看我就像这夜色/来不及明白,来不及置身事外。”写得有些不知所云,惭愧惭愧。

寒露秋晚

人,想必也如我一样有些杞人忧天吧。不是吗?我们往往担忧什么,就越看重什么,因为害怕人们饱时忘了饿时饥,于是规定稻生日,以示对粮食的珍重。

稻生日这天还可以干什么呢?裹足!是日,家家煮糯米和红豆,做成饭团,曰“糍团”,给家里小女孩吃,因为她从此日开始要缠足了,据说吃了糍团,缠足时就会使胫骨变软。《清嘉录》载:“人家小女子皆选是日裹足。”可见此言不虚。

祖母洗脚,将白色裹脚布一层一层松解,搭在椅背上,又从椅背拖到地上。我在旁边站着,顺便帮她做些递递拿拿的小事,对于那一双脚,心里非常奇异,但她从不让我近前多瞧。曾经乘她夏天在巷弄午睡时,偷偷和冬莲挠她脚心,惹恼了她,她迅疾爬起来,一把抓过笤帚,嘴里恨恨地骂着脏话,一双小脚居然把我们撵得满屋乱

菩萨蛮

凝霜雪”,这姣好的女子,更是使得江南的形象妩媚妖娆起来。

后来辛弃疾横空出世,一改前人积习,他的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乃此调名篇之一,抒发的却是对家国沦亡的愤懑沉痛:“郁孤台下清江水,中间多少行人泪。西北望长安,可怜无数山。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江晚正愁余,山深闻鹧鸪。”全词一波三折,“借水怨山”,以极高明的比兴手法,表达了深沉蕴藉的爱国情思。作为一首小令,而能跌宕如此,堪称尺水兴澜。梁启超曾评论说:“《菩萨蛮》如此大声镗鞳,未曾有也。”镗鞳乃钟鼓遭撞击后的大声,梁氏这两句话意为用《菩萨蛮》小令,写此种大感慨的,在辛弃疾之前,还不曾有过。

辛弃疾另有一首《菩萨蛮·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》,则写得百转千回,耐人寻味:“青山欲共高人语,联翩万马来无数。烟雨却低回,望来终不

◇节气录 葛良琴专栏



葛良琴,中学教师,作品发表于《阳光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清明》《传奇·传记文学选刊》《中国周刊》《作家天地》等省市刊物。

◇同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